



魯 彥 周 著
姜 蕙 改 編

春天來了

上海文化出版社

春 天 來 了

魯 彥 周 著
姜 蕙 改 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根据同名电影改編的电影故事。內容寫：淮河岸上一个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治淮模範魯淮生，倡議把村头的窪地改為稻田，以擴大耕田面積，增加生產。但這一積極倡議，却受到了有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的社長和个别有官僚主義作風的區干部的阻撓和打擊；但魯淮生並不因此而退縮，在黨的正确領導下，積極團結和教育羣眾，引導農業生產合作社走上正确的發展道路——實現了自己的變窪地為良田的先進計劃。故事中所表現的這兩種思想的矛盾和鬥爭，說明了任何保守落后思想，都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的障礙，必須不斷克服這種或那種的思想障礙，勇敢地革新技術，發揮潛在力量，才能創造前所未有的美好生活。

春 天 來 了

魯 彥 周 著

姜 蕙 改 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78 號

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張：2 14/16 字數：56,000

1956 年 10 月第 1 版 195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0

統一書號：T10077·313

定價(5)0.20 元

人 物 介 紹

魯 淮 生——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治淮模范，一个能干而有遠見的青年農民。

章 明 樓——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一个思想保守、不相信羣眾，并有嚴重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的人。

云 屏——章明樓的女兒，魯淮生的未婚妻，一个天真純朴、倔強好勝的年輕姑娘。

毛 爺 爺——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一个剛強、樂觀而又生產積極的老農民。

二 黑——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性情有些急躁，但是个思想進步的小伙子。

鳳 梅——剛離開學校的高小畢業生，一个熱情、進步的姑娘。

長 生——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一个幽默風趣、善于談諧的青年農民。

方 庚——區委書記，一个十足的官僚主義者。

李 福 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會計，一个陽奉陰違、狡猾狠毒的破壞分子。

王 政 委——縣委會書記。

李副書記——縣委會副書記。

云 屏 娘——章明樓的妻子，云屏的母親。

二 黑 爹——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一個思想有點保守，但為人却比較正直的老農民。

小 栓 娘——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一個為人直爽、生產積極的勞動婦女。

大 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務委員，一個能夠為羣眾利益着想的人。

目 次

人物介紹

一 改革生產的計劃·····	1
二 美好的理想·····	7
三 會上的爭論·····	14
四 几天的另活一天干完·····	21
五 你什么都不懂·····	25
六 怎么斗呢·····	27
七 要好好檢查·····	31
八 應該服從社的決定·····	40
九 工分往几个人手里送·····	44
一〇 第一次跟爹斗·····	48
一一 送去化驗·····	50
一二 等着处理吧·····	53
一三 比奸商还要狠·····	64
一四 搶救麥苗·····	69
一五 要挽救他·····	72
一六 越陷越深·····	79
一七 我明白了·····	82
一八 奔向社会主义·····	87

一 改革生產的計劃

秋天，地里的庄稼剛收割完，大丰收給淮河兩岸帶來了一片新氣象，誰都打心眼里感激毛主席、共產黨，田野里到處都飄蕩着這樣的歌聲：

.....

如今淮水流過的地方，
到處都閃耀着幸福的光芒。
毛主席——像太陽，
照耀着淮河兒女，
在建設着美麗的家鄉。

歌聲中，遠遠傳來一陣叮鈴叮鈴的馬鈴聲。在地里做活的男女社員們抬起了頭，朝遠處大路上看去，只見兩匹馬一前一後飛跑而來。

前面是一匹肥膘的棗紅馬，馬背上坐着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小伙子，穿一件黑布夾襖，配着一條藍布的制服褲子，頭上一頂解放帽推到后腦勺上。背上背着的一只帆布包一掀一掀地跳着。這個小伙子名叫魯淮生，是東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副社長，又是“治淮模範”，莊上人誰都喜欢他、羨慕他。後面

那匹白馬上坐着个六十多歲的老頭，頭髮胡子都花白了，却挺着胸脯，揮着樹枝做的馬鞭，緊緊跟着淮生的棗紅馬跑。他姓毛，叫什麼名字誰也說不上來，庄上人都叫他“毛爺爺”。別看他年紀那麼大，生產上倒是一把能手，做起活來處處不落在別人的後頭。

馬兒有節奏地跑着，淮生側過頭對毛爺爺說：

“毛爺爺，這次王政委号召我們搞增產，又貸給我們兩匹馬，我們回去可得好好地干一下呀！”

毛爺爺抬起眼睛，點點頭說：

“說的是呀，就是我們庄上地段不好，年年总要鬧點澇災，淮河是治服了，可是我們那老龍溝總還要作點小怪。”

魯淮生一聽毛爺爺提起治淮和老龍溝，他就嘆口氣說：

“是呀！這真是太丟人啦！”毛爺爺接着說：

“淮生，那老龍溝是該想法把它治好的哩。”

魯淮生心想，對呀，一條小溝難道就把我們難住了不成？難道它比淮河還兇？真是見鬼！這一想，心里也就亮堂了，便對毛爺爺說：

“毛爺爺，你說得對，我們回去就合計合計，非得把老龍溝治好不可！”

說着，魯淮生就揚起鞭子，“唰”地一下，兩隻腳向馬肚子一夾，棗紅馬突然飛跑起來。毛爺爺也拉一拉韁繩，緊跟着往前趕去。

東庄是個百來戶的大庄子，離淮河只有三四里路。村東對

着淮河的一面，是一片地勢比較高的坡地。村西却是一大片潮濕的窪地，還有少數的“鹹荒地”和積水，那條“老龍溝”正在這片窪地裡。

秋收完後，東莊的人看去都閒得有些發慌，年青人整天在場子上打籃球，那些小孩更不用說，夾在人羣里瞎起哄，搶到了球就亂丟。不知是誰，忽然把籃球往人羣外面用力一丟，那隻籃球不偏不斜，正好落在二黑爹正在編着的柳條筐子里，把二黑爹吓了一跳。那些打球的小伙子們都哄笑起來，有些調皮的小孩子還拍着手叫喚：

“二黑爹中頭彩了！”

二黑爹氣得直瞪眼睛，抓起籃球，用力往小伙子那邊丟過去，狠狠地罵道：

“搞什麼鬼！吃飽了飯沒事干！”

離二黑爹不遠的地方，架着一根光溜溜的木槓，有個瘦小伙子正在翻槓子。一個名叫長生的青年農民，一把拉住了瘦小伙子，用嘴朝二黑爹嘮嘮，故意說：

“人家在說了，吃飽了飯沒事干。”瘦小伙子一面拍打身上的灰沙，一面翻翻白眼說：

“本來是沒有事干嘛！”

坐在一旁的中年農民接上去說：

“噫！說沒有活干，也有一點點，說有吧，三天兩頭的才撈到一回！”

長生这下勁可來了，他模仿社長說話的腔調，拿着一支旱煙管，比划着說：“不是農忙就別搶着干活，你一個人干完了，

別人干啥？做單干戶的時候，想閑還閑不了呢！真是人心不知足，不知足！”說到後面兩句，他故意板起臉，兩個眼睛朝天，引得大家都笑起來了。

正說笑間，社長章明樓正好從村邊過來，大伙兒忍住了笑，搭訕着散了開去。

章明樓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身體可長得挺結實，他上身穿了一身短襖，腰里插着一根旱烟袋，正和一個中年農民扛着一棵粗大的樹干，一直朝木業組鋸木頭的地方走去。到了木業組鋸木頭的地方，他放下樹干，拍了拍肩上的泥土，轉過身對跟在他身後的大祥嫂說：

“不是我不答應你，你想想看，現在正當農閑，工分總得讓大家都掙一點，怎麼能讓你一家子去掙呢？難道叫別人干瞪眼嗎！”說罷，章明樓就要往合作社走去，大祥嫂緊跟在他的身後說：

“社長，那也得想個辦法啊，不能老是這麼閑下去呀！”

章明樓扭過身子，笑着對她說：

“大祥嫂，人要知足，現在總比你單干的時候要強多了吧？往年是怎麼樣？這兩年又是怎麼樣？”

說着章明樓一腳跨上合作社的石階，會計李福順正好從門里跨出來，笑嘻嘻地對他說：

“社長，我正要去找你呢！社里的副業計劃我已經造好了。”

章明樓得意地點點頭，又回頭朝大祥嫂說：

“你看，這不是在給大家想辦法嗎？你先回去吧！”

大祥嫂無可奈何，只好走了。

这里福順殷勤地向章明樓夸說他的計劃有多好，只要一冬實行下來，社里就能增加多少副業收入，說得章明樓連連點頭稱好。



章明樓听信了會計的鬼話，要大大發展副業，想賺錢。

这时候，晒場上的人忽然嚷叫“副社長回來罗！”

章明樓也不再听福順的講話，急忙大步穿过晒場，从人堆里往庄口大路那边挤出去。淮生和毛爺爺一進庄口，就被四周的人羣圍住了。大家都搶着稱贊他們牽來的兩匹好馬。小九子媽抱着小丫子擠了半天才挨到前面，一眼看到這兩匹馬就說：

“唷！這兩匹馬多壯啊！”

淮生正要答話，毛爺爺搶着大聲說：

“這是政府貸給我們的，多驢！”

这边，長生和瘦小伙子还有几个年青人一下子把淮生圍

住了。瘦小伙子一把拉住淮生的肩膀，熱情地說：

“淮生，你一去就是七八天，可真叫人牽挂死了。”

長生在一旁翻他一眼說：

“要你牽挂什麼？人家云屏姑娘可真急壞了呢！”

大家又跟着哄笑起來。這時章明樓擠出人堆，喊了一聲淮生，淮生也顧不得大家打趣他，上前緊緊握住章明樓的手，親熱地叫了一聲大叔，章明樓也很體貼地說：

“累了吧？快把馬匹讓他們牽去，走，到屋裏歇歇。”

淮生和章明樓并肩往村里走去。

章明樓老早就有一個計劃，準備趁着農閑，大規模地搞一下副業，想博得個“名揚四海”。他正盼望着淮生回來一同商量商量，所以一見淮生就得意地從腰里掏出一張報紙，打開來遞給淮生說：

“你看看，這是區上方政委給報上寫的稿子，介紹我們東莊社農副業結合的成績。”

淮生掃了一眼，對章明樓說：

“我在縣里已看過了。不過，我想趁今年冬閑，花一點勁，把老龍溝給挖通它，把社里的地改造一下，叫澇災再也害不倒我們。大叔，你看這有多好。”

章明樓猛聽這件新奇的事，不由得怔了一下，心里多少有些失望，順手把那張報紙收了回來，但他還是耐心地問淮生道：

“改造什麼呀？”

淮生以為章明樓已經同意了，便興奮地說：

“大叔，我想咱們集中人力，把老龍溝挖通，讓村西的那一片窪地，全部變為稻田，那明年村里的生產准定能增加好幾成。”

章明樓微微皺了皺眉頭，他覺得淮生熱情有余，就是還有點冒冒失失。他拉着淮生的膀子，往一條橫路上走，一面對他說：

“好，這件事我們以後慢慢談吧。你先到我家去歇一歇，叫大嬸給你做麵條吃，她們都惦記着你呢。”

說着，兩個人就一直往章明樓家走去。

二 美好的理想

章明樓家坐落在村北首，住着新蓋的三間瓦房搭一間披屋，門口還有一塊空場子。這時章明樓的老婆和他的女兒正在場上翻晒秫秫。章明樓女兒名叫云屏，今年十九歲了，長得很清秀端正，平時不大愛說話，事事心里有底，是個聰明好強的姑娘。

云屏娘一眼瞧見了淮生，便低聲對女兒說：

“云屏，淮生回來了。”

云屏朝路上一望，微微一笑，含羞地低下頭去。這時，只听章明樓遠遠嚷道：

“你們看，誰回來了！”

淮生連忙走上前去，叫了一聲大嬸，又叫了一聲云屏。云屏娘笑着放下手里的木耙，迎上去親熱地說道：“你回來了。”

云屏也跟在娘后面輕声地叫了一声“淮生哥”。章明楼把他們往大門里攔，連声說：

“走，里面歇歇。”

四个人跨進堂屋，淮生摘下帆布包，从包里拿出一包东西，攔在章明楼的前面說：

“大叔，給你帶了一斤旱烟。”

接着他又从包里拿出一个紙包，遞到云屏娘手里說：

“大嬸，这是两双袜子，給你換換脚。”

最后他又从包里拿出更大一个長方形紙包，塞到云屏手里，有点不大好意思地說：

“这給你。”

云屏看了淮生一眼，臉上紅起來了。章明楼插了一句：

“咳，干嗎花这許多錢，又不是外人。”

云屏娘可忍不住，她拿过云屏手上的紙包打开一看，見是一塊花布，就朝云屏身上一比，直是夸奖着淮生会挑选衣料。章明楼在一旁笑着說：

“瞧你，快去做飯吧，下点面条給淮生吃。”

“瞧我呀！把吃飯都給忘啦！”云屏娘笑着走進廚房里去，云屏也緊跟着進去。

这时，大門外進來一男一女，跨進大門就喊叫“淮生！”。男的名叫二黑，和淮生最要好，从小就在一塊給地主放牛，土改时，也是个積極分子，又和淮生一道参加过治淮。論年紀比淮生小两歲。女的学生打扮，名叫鳳梅，今年剛从高小畢業，打算留在社里做点事。鳳梅与淮生同过学，她很相信淮生，平

时有什么事都要跟他商量，只要淮生認為是对的，她也就服服貼貼地去做。所以一听说淮生回来了，她就和二黑一道找到章明楼家里来。

二黑一进门，淮生就跑上去一把拉住他，两个人象蹉交似的抱在一起，蹦着跳着，引得鳳梅在一旁只是抿着嘴笑。淮生松开了二黑，对鳳梅問道：

“鳳梅，你决定留下了？”

鳳梅点点头。淮生真高兴，他觉得这一來合作社里又多了一个能寫会算的得力的人了，于是就对章明楼說：

“大叔，我看社里的會計，就叫鳳梅來于吧！”

章明楼停了半晌，將旱烟管在鞋底上敲得的的响，敲掉了烟灰，又裝上一袋，慢条斯里地說：

“这个工作不簡單啊！現在福順搞得也还不错……！”

二黑听章明楼这一說，就向鳳梅做了一个怪臉，意思是說“完了！”鳳梅心里的确不好受，心想：为什么章大叔这么不相信我？难道社里除了李福順就沒有第二个人能做會計这工作嗎？她真想当面問他为什么，但轉而一想，又何必当面与他为难呢！算了，还是找机会跟淮生談談再說。鳳梅打定了主意，就裝做沒有事一样，对淮生說：

“淮生哥，回头我們到你家去。”又回身对章明楼說：“社長，我們去了。”

章明楼嗯了一声，鳳梅丢了个眼色，叫二黑一同走，两个人折轉身就往外走，淮生送到門口对鳳梅說：

“一会儿到我家去再細談，我还有事要跟你們商量。回头

見吧。”

淮生送走了鳳梅和二黑，回到屋里又向章明樓談起他的計劃來。章明樓對提高產量並不反對，不過他認為淮生的計劃靠不住，有些冒進。這樣沒有把握的事，他是不肯沾手的。他正想找幾句話來敷衍一下淮生，恰好云屏端了兩碗熱氣騰騰的白麵條進來，他便趁勢轉口說：

“這個問題以後再談吧，來，吃面。”

云屏走到桌邊，把左手一碗麵放在淮生面前，淮生立刻把這碗麵雙手遞到章明樓面前，叫他先吃；云屏急忙把右手一碗麵放在章明樓面前，又把原先的一碗麵仍舊推到淮生面前，並且說：“不，爹這兒有。”說着，她还瞪了淮生一眼。淮生還沒有領會她的心意，章明樓卻明白了，他笑了笑，就低頭去吃麵。淮生也拿起筷子來挑麵，忽然從麵中翻出一大塊豬肉，這下子他才明白過來，抬起頭對云屏笑笑，羞得云屏不好意思，掉轉身就跑了。

魯淮生在章明樓家吃完了麵就回到自己家里來。他一進屋，就舀了半鍋清水，預備燒一大壺茶，等二黑他們來喝。水剛剛燒開，鳳梅、二黑還有毛爺爺他們都來了。二黑一進門就大聲嚷道：

“好，淮生，你有了好主意，干么不告訴我呀？”

淮生連忙請他們坐下，一面對二黑說：

“你这个家伙，就是个急性子，上午我不是說過叫你來商量一樁事嗎？還能少了你呀！”

毛爺爺也在一旁打趣地說：

“嗯，东庄上的事要是少了个二黑，早就垮台喽！”

淮生把他的计划一五一十的全向他们说了。二黑这下子劲头更大了，他站起身来，一只手把帽子从头上抓下来往桌上一甩，兴奋地叫道：

“好！说干就干！淮生，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挖老龙沟？”

凤梅在一旁也听得入神，两只眼睛望着淮生，就象是在等他下命令。淮生喝了一口茶，说：

“动手？还早呢。大家要先合计合计，订出个计划来，这可不是小事，也得象治淮一样，做个长远打算。毛爷爷你看是吗？”

二黑打趣说：

“毛爷爷是个慢性子，听他的，是会悞事的！”

毛爷爷装做正经样子，骂了二黑一句：



管淮生要和毛爷爷他们先到龙沟上去看看。